

桑逢康 著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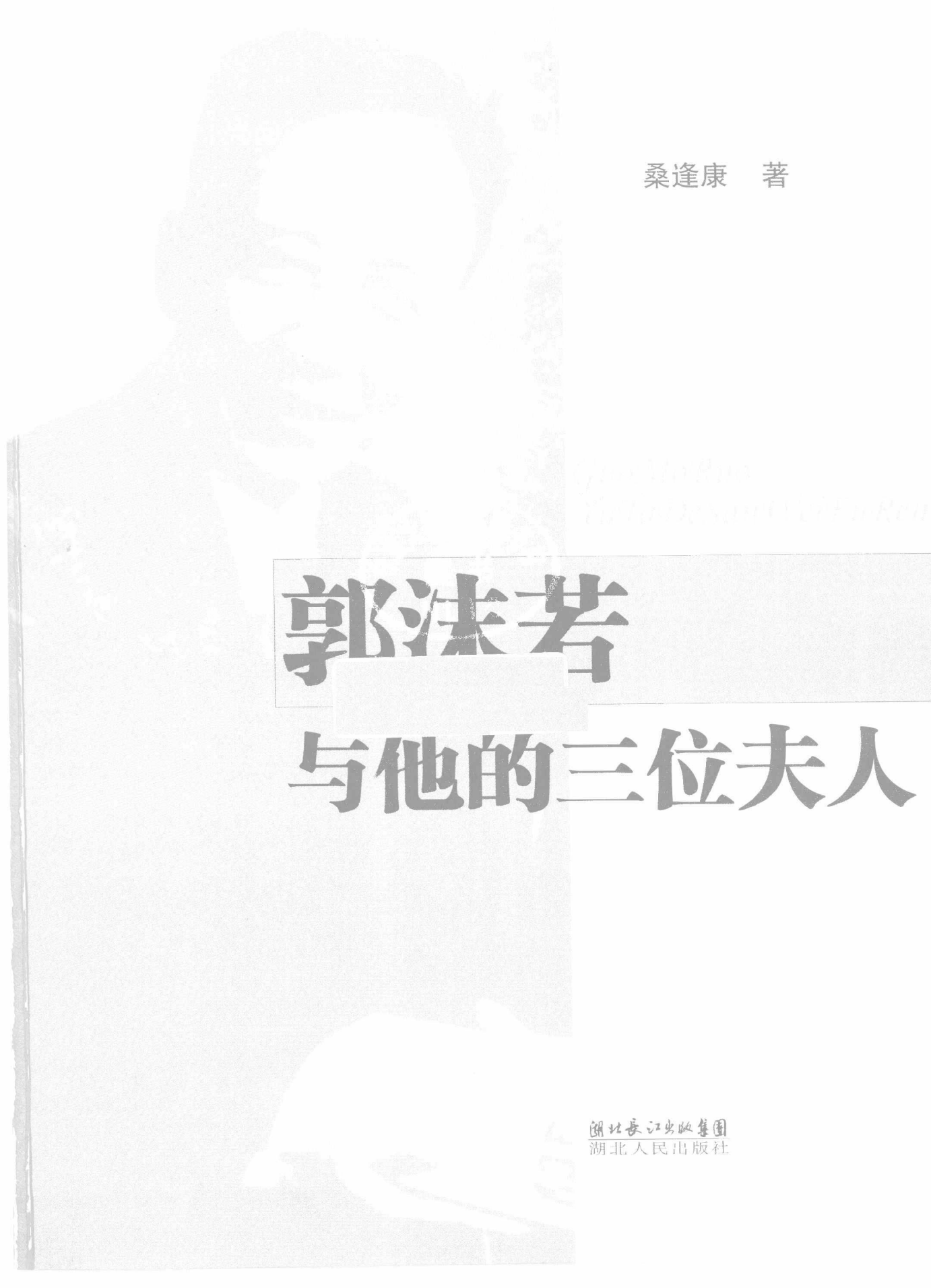
——《梅花树下醉歌》

郭沫若 与他的三位夫人

啊，姑娘呀，你便是这花中魁首，
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灵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吞下呀，但又不忍动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我要把这枝花吞进心头！

——《瓶·春莺曲》



桑逢康 著

郭沫若

与他的三位夫人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桑逢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16 - 05592 - 5

I. 郭…

II. 桑…

III. 郭沫若(1892~1978)——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937 号

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

桑逢康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93 千字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592 - 5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0.5
插页 1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第一章 “黑猫” /001

◎20岁的郭开贞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

◎进了洞房,一对新人双双并坐在一张牙床上,这时由第三者端过来两杯酒,一杯给新郎一杯给新娘。

◎郭开贞心里怦怦直跳,他被人指导着,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把纱帕揭开来。

◎暑假郭开贞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郭沫若挣脱了封建婚姻强加给他的羁绊,大胆地去追求他的幸福与自由去了,然而却把张琼华弃在了封建婚约的罗网里。

第二章 异国兄妹 /027

◎他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她的身高约有一米六七,在身材一般都较矮的日本女子中,要算是佼佼者了。

◎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做异国的兄妹。

◎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第三章 博多湾的情思 /053

◎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接连两天,郭沫若陪着田汉游览了福冈附近的太宰府和市内的一些名胜。

◎从1919年夏天开始,郭沫若便开始零零碎碎地翻译《浮士德》。

◎但郭沫若却执意要改入文科,二月间曾拟往京都,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第四章 圣母玛利亚 /073

◎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三个儿子都是中日混血的结晶,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

◎安娜苦于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

◎作为一个妻子,她能想象得出丈夫在上海会怎样地记挂着妻儿,盼望着她的来信。

◎拟议中的长篇《洁光》郭沫若并没有写出来,但他写了催人泪下的《飘流三部曲》。

第五章 亡民与红瓜 /092

◎郭沫若离开了上海,重又折回日本福冈和妻儿们同居。

◎郭沫若无奈,只好把一部平日爱不释手的《歌德全集》拿到一家当铺里当了5块钱。

◎门上糊着的字屏已经黄垢了,郭沫若近前辨认了一下写在上面的字迹和诗句,觉得都很鄙俗。

◎这本是妻子的一番好意,没想到竟恰恰触到了郭沫若的痛处。

◎三个红红的鸟瓜终于被郭沫若摘下来了。他分给三个儿子,正好一人一个。

第六章 瓶与梅 /111

- ◎上海环龙路 44 号弄内寂静无声,郭沫若神情激动地伏在案上写《瓶》的献诗。
- ◎但不管她是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她无疑是他的诗歌的崇拜者,是他这位“东方诗人”的仰慕者。
- ◎他冒着开战的危险去杭州会见余倚筠小姐,犹如是往诗国里去旅行,去和诗的女神见面……
- ◎一日的梦游幻成了冬天的幽恨,他很有些失望,也很有些懊恼了。
- ◎郭沫若是把自己的一段恋情揉进到了里面去了的,他完全沉浸在诗的创作冲动之中。

3

第七章 革命加恋爱 /127

- ◎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 ◎“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
-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
- ◎安琳瞧了安娜一眼,脸上禁不住泛出了红晕。她不愿意和所钦慕所热爱的郭沫若显得过分亲热。

第八章 相濡以沫 /148

- ◎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 ◎日本警察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 ◎郭沫若——这个文坛上的巨星,又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灿烂地放射着耀眼的光辉了!……

◎一家人又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吃红豆饭。

◎他认为巨石置于池中状如男女性器官交媾,一定是原始时代的生殖器神。

第九章 别妇抛雏 /165

◎郭沫若逃亡到日本以后,同安娜和儿女们在市川的东葛饰群须和田二六七番已经居住了近十年之久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个事情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安娜并不知晓。

◎郭沫若向园中的一切默默地诀别。心里默念着妻儿们一切平安,便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

◎郭沫若回国以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公认为是一件大事。

第十章 含辛茹苦 /189

◎安娜在战争的狂热气氛愈来愈浓厚的日本,她的处境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残酷的战争在年复一年地继续着,对安娜及其子女们的迫害有增无减。

◎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

◎她因为忙于家计,整日奔波劳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理发店了。

◎不义的战争终于把日本推上了绝境。

第十一章 拍 拖 /204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

◎再次见面时,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

◎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于立群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郭沫若当即铺开两张宣纸,把于立群解释自己名字的嵌字联书写了下来,并挂在了墙上。

第十二章 “屈原”和“婵娟” /234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婚礼,实际上是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抗战之后第一次隆重的集会。

◎于立群生了第一个孩子——汉英,刚刚满月。

◎郭沫若衣锦还乡,使整个沙湾沸腾了!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

◎于立群像少奶奶似的,津津有味地吃着张琼华烧的鸡和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郭沫若乘飞机离开苏联回国。

5

第十三章 永恒之女性 /273

◎当安娜和三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着实感到了意外!

◎作为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经常陪同郭沫若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

◎郭沫若收到郭宗璠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

◎两个爱子在浩劫中相继死于非命,这对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说,可以想象打击是多么多么的沉重!

◎就在这一天——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不料,次年2月于立群便猝然去世了,离郭老逝世仅相隔八个月。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90岁。

◎1996年,安娜以101岁的高龄在她的第二故乡中国上海善终。

主要参考书目、篇目 /319

第一章 “黑猫”

◎20岁的郭开贞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

◎进了洞房,一对新人双双并坐在一张牙床上,这时由第三者端过来两杯酒,一杯给新郎一杯给新娘。

◎郭开贞心里怦怦直跳,他被人指导着,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把纱帕揭开来。

◎暑假郭开贞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郭沫若挣脱了封建婚姻强加给他的羁绊,大胆地去追求他的幸福与自由去了,然而却把张琼华弃在了封建婚约的罗网里。

峨眉山下,大渡河边,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乡土志士号称这是“海棠香国”的地方,如今的名称叫乐山。

清光绪十八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就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其父郭朝沛经商获利,置办下相当殷实的家业,包括房产与田地。母亲杜邀贞本出身官宦人家,因遭祸乱,自幼丧父,15岁即嫁到郭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郭沫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本名开贞,号尚武。“郭沫若”这个名字,是后来他根据故乡的两条河名“沫水”(即大渡河)和“若水”各取一字命名的,表现出了他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郭沫若幼时母亲教他背诵唐诗。4岁半入家塾。13岁以优异成绩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学”教育。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



堂,这一年他15岁。1910年赴成都,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事变,从一个叛逆的少年逐渐向忧国忧民、为民请愿的爱国青年过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婚姻问题提到了人生的日程上……

轰撞嘭!!!

三声凶猛的铁铳朝天放过,从铳口里冒出了一小股青烟。两队吹鼓手随之便一齐呜迭哇咚哐地吹打起来。人群攒动,鞭炮声和叫喊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花轿抬来啰,花轿抬来啰!”

——“看新娘子!看新娘子!”

——“是郭家的老八娶亲吗?”

——“人家在省城读书,恭敬点,应该叫八老师!”

——“正月十五吃汤圆,管保这门亲事和汤圆心子一样甜,两口子像汤圆一样圆满满。”

——“硬是说得好啊!托你老先生的吉言……”

这是1912年旧历正月十五日,20岁的郭开贞^①奉父母之命,和苏溪张家的姑娘琼华结婚。人们都说这是“天作之合”,又正值元宵佳节,所以赶来祝贺的宾客和看热闹的闲人特别多。这一天,四川乐山

^①郭沫若本名开贞,号尚武。

郭沫若故居——乐山沙湾

沙湾镇街中的“郭鸣兴达号”，门里门外喜气洋洋，笑语喧喧。

结婚的仪式一切都依照沿用已久的旧俗，郭开贞身着长袍和对襟马褂，头上戴一顶便帽。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滞，看不出是欢喜还是苦闷。

“结婚？这回……”

提起郭开贞的婚事，说来话长。本来他在10岁以前就订了婚的，按乡里人的习俗，婚姻大事早早就得订下来。可是郭开贞14岁那年还在读小学时，女方便夭折了，这门亲事也就不了了之，年少的郭开贞对此自然更是无所谓喜无所谓悲。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儿说亲，论年龄郭开贞最相当，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郭王两家商量的结果，王师蕴小姐最终成了郭开贞的五嫂。不幸的是，这位五嫂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亡故了，郭开贞每每想起她来，便不免发出一种追怀的怅惘。他自此以后便不愿从速订婚，自小学而本府中学而晋省读书，在这几年当中每有婚事提说，他都以“不忙”二字推却了。父母在这点上也很能体贴他，并未加以强迫。

这样拖了几年，陆续提亲的多达四五十起而无一成事者。

大约是去年的一个星期日，天气阴晦得很。正在成都分设中学读书的郭开贞，去看望在铁路公司做科员的三哥。这位堂兄是大伯父家的长子，大排行数三，所以郭开贞一向以“三哥”呼之。他见开贞来了，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家信，一面打趣地说：

“恭喜八弟①！贺喜八弟！”

“喜从何来嘛？”郭开贞莫名其妙地问道。

“你看了信就晓得啰。”

室内光线较暗，郭开贞走到窗子跟前，把家信展开来读着。信上说，母亲已经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叔母亲自做媒，她为这件亲事还特地去看过人。那个叫琼华的张家姑娘原来是这位叔母的表妹，若论辈份比郭开贞还高一辈呢。

三哥在一旁笑着说：“因为是门当户对，叔母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这些不都正合你的心意吗？所以用不着

①郭开贞排行第八。

再得到你的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郭开贞却感到出乎意外。他皱了皱眉头对三哥说：“母亲是那样爱惜我的，为什么忍了四五年，而这一次却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她老人家怕你真的成为一个鳏夫子。再说，你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子都已经订了婚。你当‘寡人’不要紧，阻挡了弟妹的佳期可使不得啊。”

类似的话去年暑期郭开贞就听母亲对他说过，他能够体谅母亲的心。她老人家一定是怕他又和往常一样，用一个不即不离的“不忙”两字，便把这天作之合的姻缘推掉了，所以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把婚事定了下来。三哥见他沉默不语，就又笑着说：“叔母讲，她的表妹如到我们家来，决不会弱于我家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你灰心。”

郭开贞冒然地说了一句：“哪个女子能比得上三嫂啊！”

刚一说完，他的丰满白皙的面孔刷地红了。一提起三嫂子，他真羡慕面前的这位三哥艳福非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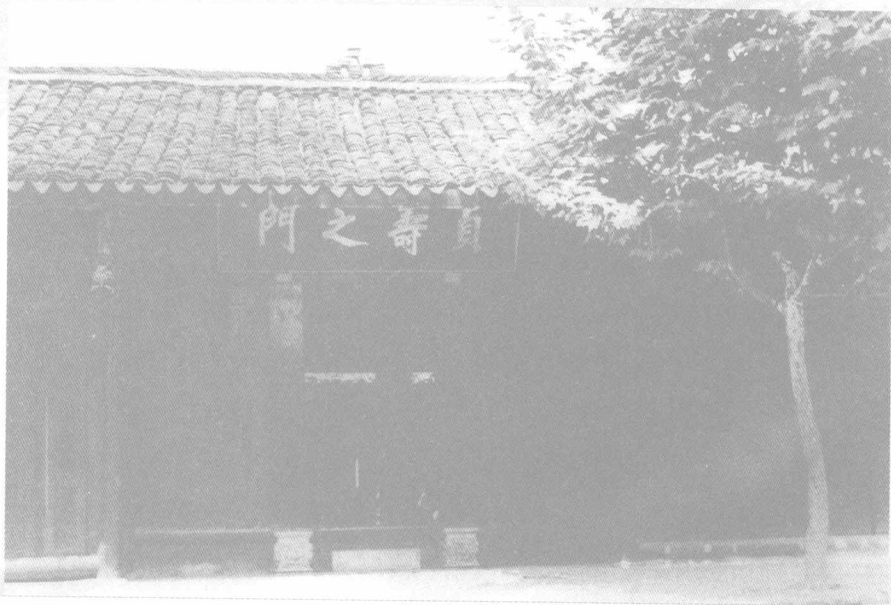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开贞不便拒绝，违抗母命，只好乘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时草草完婚。同张家姑娘的这门亲事，虽说使他感到有点突然，但要说是绝望罢，似乎也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当迎亲的花轿在鞭炮声和喊叫声中抬进了大门时，在他心底深处，依旧存在着这样一个幻想：

她或许就是深谷中的一朵幽兰？

她或许就是旷原里的一株百合？

已经阅读过不少新学书刊的郭开贞，年龄正值青春，思想正趋新进，在未订婚之前就有他自己的诸多梦想。他幻想着如像米兰的王子一样，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到一位绝世的美姬；他幻想着如像撒喀逊劫后的英雄一样，在决斗场中得到花王的眷爱。这种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趣的姻缘，在少年时代的郭沫若看来，是最高级、最称心的了。即使得不到，那么他在人生的路上也许会遇到一位女子，如像在山谷中遇到了一朵幽兰，原野中遇到一株百合，也足可以娱心适意的了。

梦想总是美丽的。然而……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这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里，名开贞，号尚武

郭沫若的家坐落在市街的中段，背山面街，是一座一间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此时花轿抬进了前厅，放在礼堂下的阶沿边上了。按照乡里人的习俗，要由男家的一个小辈，有时是新郎自己，向着轿门拜上三拜，拜了之后，新娘才肯走出轿子。出轿之前，新娘还要先把拜轿钱抛撒于地……

于是按照拜轿的手续，郭开贞向花轿拜了三拜。

百般幽恨向谁诉，仔细思量意若焚。

蝶入梦魂飞栩栩，犬疑形体吠狺狺。

屏亭欲受鸳鸯枕，薄幸难亲蛱蝶裙。

情田可许依耕否，欲将心事一咨君。

一重一重的装饰帷幕，把花轿围得水泄不通。拜轿之后，轿门才缓缓打开。坐在轿子里面，闷得快要半死的新人被伴母伴娘拖拖扯扯，才勉强扯起了身子来。

郭开贞此时仍恍若梦中。他想：“叔母说，这位张家姑娘决不会弱于我家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我灰心的。叔母还认为，姑娘的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

一想起三嫂，郭开贞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副极其生动的春日仕女图来：时逢三月天气，风和日丽，花园里几笼丛林泛着春水一般的新绿，

弯如蛾眉的女儿山、美女峰横亘在墙外，以碧蓝的天空作了背景。郭开贞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便借口要解小手向沈焕章先生告了假出来，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儿似的朝后院的花园里奔去。他想呼吸呼吸新鲜的、自由的空气，嗅一嗅花香，听一听鸟语，那比幽闭在家塾里面死记硬背古代圣贤的经书要有趣得多呢！

刚来到花园门口，意外地看见堂嫂正背着手站在一丛竹的下面。她和三哥新婚不久，在姑嫂中是最美丽、最幽雅、最贤淑的一位。

郭开贞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今天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两只手掌的颜色有如玫瑰，有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金色的顶针。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吧，她颇有些慵倦而又有所期待的样子。继而又轻轻吁了一声，像是从心底深处漾出来的微微的波纹，吹气若兰而余音袅袅。

好一幅美丽的春日仕女图！郭开贞心想：“三哥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怕是想在这儿和他邂逅的罢？”

原来族中子弟在家塾里读书的，年岁相差甚大，有的还是孩童，有的已经成亲。郭开贞本打算回家塾去把三哥悄悄唤出来，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堂嫂的那粉红柔嫩的手掌紧紧吸引住了，痴痴地望着，望着，竟无暇顾及及其他……

啊啊，那朵玫瑰，那朵粉棠花！

春日融融，空气中似乎流动着淡淡的胭脂。园里园外一片寂静。微风过处，竹尾轻摇。花影光影，斑斑驳驳。

极美的女子，极美的景致，又是极美的时辰。七八岁的郭开贞，这时突然涌起了一种美的念头，一种从未经验过的莫名其妙的欲望：他很想去扞触那位三嫂子的粉红的柔嫩的手。然而终于又不敢，只呆呆地立在园门口踌躇，一颗心就好像风吹着的竹尾一样，不断地在乳糜色的空中摇荡。

郭沫若后来说：“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①

^①《少年时代》。

小时候的印象是如此鲜明，如此深刻，以至于郭开贞在事隔十几年之后，当他迎娶新娘子的时候，重又想起了那一幅春日仕女图，想起了三嫂和她那双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柔嫩的手。

啊啊！正是三嫂的这双手，像轻暖的春风一样催醒了他的最初的性意识……这么想着，郭开贞禁不住扭过脸去，果然看见三嫂挤在众多的亲眷中，正用一张笑微微的脸孔向着他。

“如果这位张家姑娘果真和三嫂不相上下，她或许就是理想中的人物，我和她可以共同缔造出一座未来的美好花园……”

在那座花园里，盛开着百合和幽兰。张家姑娘也和三嫂一样，穿着葱白竹布衫，柔嫩的手掌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于是花园里永远是春天。

总之，郭开贞幻想着新娘子和百合一样美丽，和幽兰一样清香。可是，正当他用种种幻想来安慰自己的时候，轿门打开了，帷幕启处有一只尖尖的小脚先下轿门：原来是一朵三寸金莲！

“啊，糟糕！”

郭开贞在心里叫了一声。他是喜欢天足的，大哥郭橙坞早就对他说过：“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现在知道了迎娶来的张家姑娘竟是一双缠得小小的尖足，郭开贞真是大失所望，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直觉地感到自己是受了愚弄了。乡谚云：“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竟是黑的！”难道果真如此吗？

他的心机像突然取去了秤盘座的天秤，两只秤盘只是空空地摇动，上下左右都没有个着落。

“八弟！……”

这时好像有人在轻轻唤他。是三嫂吗？郭开贞低头不语，装作没有听见。那个对比太强烈了，他不愿意再想下去。

新娘凤冠霞帔，通红一身，整个脸庞在几层盖头之上更罩上一层红的盖头，使人根本不可能窥见其美丑。这在郭开贞看来，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隔着口袋”了。然而事已至此，这场悲剧也只好继续演下去。

第二进的正厅上供着家神。在神龛面前平摆着两张方桌，并系有一条长桌帷。桌子上放着一对高大的红烛。台桌前面在地上铺着红毡，下

面掩着新人跪拜时用的两个蒲团。

一对证婚人点燃了大红蜡烛,那红红的烛焰和红红的盖头交相辉映。新郎和新娘并立在神桌面前,宛若由一根红线牵着的两个木偶。

司仪高喊道:“先拜天地!”

新郎新娘朝上拜了拜天,又朝下拜了拜地。

司仪又高喊道:“再拜祖宗!”

新郎新娘恭恭敬敬地朝祖宗的牌位叩首。夫权社会所谓的“祖宗”也者,不言而喻仅仅是指男家的。

司仪最后高声喊道:“夫妻交拜!”

新郎和新娘各自转身,面对面地互相拜了拜。这种仪式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交媾的遗习,只不过是把交媾变相而为交拜罢了。三拜过后,鼓乐齐鸣。郭开贞在交拜的时候好像犹豫了一下,因为新娘子的脸用盖头罩得严严实实,他不知自己所拜者究竟系何面目?

“把灯点起来!”不知是谁又大声吩咐了一声。

原来是该入洞房了。虽说是在白天,但新郎仍要用一只手掌着一盏灯,另一只手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黑色纱帕,引着她进入室内。这个情景又使郭开贞联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

进了洞房,一对新人双双并坐在一张牙床上,这时由第三者端过来两杯酒,一杯给新郎一杯给新娘。新郎和新娘各饮了半杯,第三者又把杯子交换到两人手中,让新郎新娘把彼此余下的酒各自饮下。此即是所谓的“吃交杯酒”。这种仪式大概是接吻的转化。

郭开贞像个木偶似的被人引导着表演完了上述的种种仪式。他心里很有些凄凉,感觉到失掉了鼓舞的力量。这门婚事虽说事先并未征得他的同意,但年假回家之后,苏溪的张家便有信来,说眼下土匪横行乡里,女子的贞操很难保全,为免不测,希望在一两月内举行婚礼。这件事父母是征求了他的意见的,当时郭开贞想自己反正是由父母做主订了婚的,结婚这一关迟早总要非过不可。“张家姑娘不是说人品很好,又在读书吗?只要她真正聪明,旧学也有些根底,新的东西是很容易学习的。我自己就是幼读唐诗宋词、四书五经,新学勃兴之后又读《东莱博议》和林琴南译的小说的。我可以把她带到成都去读书。我可以把自己所知道

的教授给她。这样虽说不上是有爱情的结合,但我们的爱情也许是可以慢慢发生的,如同花园里的丛林泛出新绿,不愁长不出光亮鲜活的叶子来……”

如此考虑了一番,他就回复父母双亲道:

“唔唔,结婚也是可以的……”

父母满意地点点头,觉得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并当即把婚期定在旧历正月十五,按习俗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所以,同张家姑娘的婚事,对郭开贞来说,最初要说是绝望也说不上绝望,要说是称心自然也说不上称心。这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机会主义误了他的终身大事,郭开贞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同意和张琼华结婚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

交杯酒一喝,快活到心窝。

喝了交杯酒,夫妻偕白头。

众宾客们笑着,喊叫着,可郭开贞却觉得表示喜庆的交杯酒又苦又辣——辣在嘴里,苦在心头……

喝了交杯酒之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在这之前犹如隔着口袋买猫儿,彼此从未见过一面的。下面的仪式则是由新郎把新娘头上的脸帕揭开,这是婚礼中最关键的一幕,美乎丑乎一揭就能明了。郭开贞心里怦怦直跳,他被人指导着,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把纱帕揭开来。“口袋打开了,究竟是白的呢?还是黑的呢?”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在他眼前直端端地伸了出来!

“活啦,糟糕!”他心中禁不住又是一



新娘花轿